



橋上寫生 看台中

變變變！

圖、文/ 謝里法

50年前某日我把畫架擺在台中的一座橋上，已不記得流過橋下的是哪一條河川，那時才大學畢業，自認為已是個畫家，任由背後一群路人圍觀對著眼前街景寫生，回想起來那時的自己一定很神氣，那

天有個頭戴紳士帽的中年人，從我在調色盤上擠顏料時就站在近旁，直看到畫完收起畫架，這才開口問了一句：

「雖然這是個很直的問題，我還是想問，希望不要介意！」

我懶得回答，因為我實在介意。

「我不懂畫家為什麼來這裡作畫，這裡很美嗎？」

我只望著他，勉強露出笑臉，一點也不自在。

「我已經看過三個畫家來此在同一地方畫同樣的景，50年前

我只是小學生就看過日本畫家在你現在的位置上畫畫，戰爭結束後又看到我的美術老師也站在這裡畫同一幅畫，今天你又來畫，令人十分好奇，所以情不自禁要問你，請千萬別介意！」

我終於抬頭認真看一眼他的樣貌，是位地方紳士，很有禮貌向我點頭行禮，同時右手還輕輕拿起帽子，已經好久不見有人行這種禮了，使我不得不回禮，然後回答：

「我沒有選擇，因為正好走過這裡，從橋上望過去，看到的是一幅畫，所以就畫了。」

這幅畫一直留到今天，50年來帶著它到巴黎，又到紐約，然後回來台灣，陪伴我繞地球一周，卻從來沒有翻開來好好地看它一眼。

直到前幾天家裡大清除，準備把畫室多餘的雜物丟出去，包括一些看不上眼的畫，才又發現這幅橋上寫生的水彩畫還留在身邊。

拿來左看右看怎麼看也看不出是什麼好畫，卻引出我這一段記憶。真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在台中定居，雖不記得那座橋是在柳川還是綠川，而今那紳士的年齡算來應該早已不在，短短幾句對話竟還清楚記在腦裡……。

到底當年是怎麼會看上這個景才想當題材作畫，50年前的那位日本畫家，20年前的美術老師為何也作同樣選擇！如今再也回不到這座橋，即使橋還在，前面的街景必已經改變，又哪裡找來畫中景致容我再看一眼。

那天站在橋上，沒有畫橋也不畫橋下流水，只畫水邊一排柳樹，還有樹背後的屋脊及遠處突起的洋式建築尖頂，我想就是屋脊和尖頂的美吸引我停下來架起畫架。

遠望一個城市，看到最美的莫過於參雜樹叢之間建築物的屋頂以及穿梭市街的溪流和水上的橋樑。

記得當留學生的時候，每逢假期獨自搭上火車隨便找個目標，就準備好在那裡度過一個夜晚，然後好好地玩一整天。每到某個城鎮按照地圖就往河邊走去，那裡是鎮上居民最早聚居的地方，必有最老的一座橋，近旁古老高大的建築不是教堂就是市政廳，站在橋上都市的結構很容易便掌握了，博物館、大學城、商業區、公園不看地點也都能找得到，我於是爬到教堂頂端俯瞰全城，所有大廈的屋頂盡覽眼底，那時候最深的感動和最大的享受就是屋頂造型多樣



◎ 建築的屋頂就像是人的一頂帽子，賦予城市景觀不同的面貌。

的變化，好比所有的居民都站在那裡，每人一頂帽子，各以不同造型設計代表各自的年代、身份格調和職位，從這裡感受到城市文化給我的吸引力，所以畫一個都會就非先畫出屋頂的特色來不可。

當我正走在橋上眼前一排屋頂加上遠處的尖塔，於是停下來畫它，隨著畫筆，我終於看到了台中的美。

閱讀一個城市的人文風範要從建築的尖頂開始，如同了解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從他頭戴的那頂帽子看起，即使沒有帽子，髮型也足以代表他這個人，以我居住過的都市而言，巴黎一眼望去能看到的高塔盡是教堂，從建築的造型又不難知道建造的年代；到了紐約，高高矗起的是商業大樓，教堂和市政廳的高度還不及它的腰際，正好代表經濟掛帥的美國文化；回到台北就讓我想起高高在上的總統府，本是殖民時代建造的總督府，當年是不允許任何房子比它更高，以這樣建立統治者的威權，後來民間企業興起，民主的聲浪越大，有錢人也更有權，便開始學紐約，一個接一個讓商業大樓的屋頂超越總統府。有一天我登上新光三越的頂樓往下一看，腳底的總統府竟然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終於認出來，

這是台灣民主時代新視野，從前人們看大官是抬頭朝上看的，如今變成了低頭看下去，令人好不習慣！

的確好幾年沒有上街頭寫生，雖然人在台中定居，當年揹著畫架走遍大街小巷畫台中，這種探尋美景的心境已經不再。眼看四周的房子一年比一年高，如

今大環境形成了方格子建構的都會景觀，這告訴我們尖塔的人文精神正消失中，畫家再也不會站在一個定點作畫，台中就好比青少年手中的魔術方塊，每一分鐘都在變！變！變！連按下快門拍一張不用底片的數位相片都感到來不及！**大墩**

▼ 台中的屋頂相似於紐約，造型菱角四方，屬於商業型的都市發展。（筆者攝於紐約Down Town）

